

凌武宝◎著

我们这代人

——且回望我心中收藏的岁月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我们这代人

——且回望我心中收藏的岁月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这代人：且回望我心中收藏的岁月 / 凌武宝著.
—上海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3
ISBN 978 - 7 - 5520 - 0423 - 6

I. ①我… II. ①凌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1209 号

我们这代人——且回望我心中收藏的岁月

著 者：凌武宝

责任编辑：董汉玲

封面设计：闵 敏

出版发行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com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照 排：上海杰申电脑排版有限公司

印 刷：上海信老印刷厂

开 本：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开

印 张：16.5

插 页：2

字 数：253 千字

版 次：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

ISBN 978 - 7 - 5520 - 0423 - 6 / I · 105

定价：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自序

年轻时,不太注意日子过得快慢,觉得后面的岁月还很长。可现在觉得日子要快多了,似乎地球的转速比以前要快多了。我讲不清是何道理,兴许因衣食无忧,天天有白米饭好吃;兴许渐入老境后,希望未来的时空仍然是宽广的。岁月走过,大概人们都会回望,有一种所谓怀旧感,年轻人少一些,上了年纪后容易多一些。

我自认是一个多感情的人,是常有怀旧情结的,或静思时,或与亲友的交谈中。退休后,有时间自主安排,想写点回忆性文字,但顾虑难有精彩。我过去的岁月,没有戏剧般的曲折,没有揪动人心的悲苦,也没有令人瞩目的成就。然而,我欣赏也相信何其芳的诗句:“去过平常的日子,/去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,/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,/去以心发现心。”(《生活是多么广阔》)。的确,“睁大你的眼睛”是重要的,会使人在平常的日子里得到深层体悟,从个人有限空间里拓宽精神境界。我生于1940年,好几十年的经历总还留有一些岁月印痕:时间上,从抗日烽火年代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今;空间上,幼少时在家乡成长,19岁时从家乡出发,在多地学习、工作、生活过。重要的是,感受到了我们共和国的胜利与辉煌,曲折与风雨。我想,只要对身边寻常的事物,对人们熟知的事物,静心回思,着意领悟,还是可以写出几篇文章的。于是,我有了一种冲动,一种试将脑际中片断记忆以及纸张上的片存记录遣上笔端的冲动。

文章写了,说实话,汇集后难以确定书名。思忖许久,并得到编辑董汉玲女士及同仁们的提示,拟将小我“岁月”与大“时代”联系在一起为好。人总是在一定时代中生活的,每个人走过的岁月无不或多或少,或浅或深地留有时代特有的印痕。其实,我在写作每篇文章时,作为指导思想,注意到了

将说事融入时代色彩中。倘若以全面一些的要求衡量,本书的内容无疑是个体的、点点滴滴的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仗着胆,试图以“小”扩“大”、以个别反映一般,采用了本书的书名。

有文章介绍,说是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,有些怀旧记忆即使最初使人落泪,但最终留下的只是快乐和好心情。以我个人体味,有这么个情况。不仅如此,我主观地还想延伸些,我想把我的这些文章,作为微薄的精神财富奉献给读者,推介给我的后辈们,以回思与理解我们生活过的年代。岁月在流逝,时代在前进,我们当然不能回归过去。但过去与现在是紧密相连的,现在是过去的继续与发展。回思过去,理解过去,对珍视现在、展望未来应是有益的。

2013 年 9 月

目 录

- 使幼年惊恐的图景 / 1
- 童年磕头记叙 / 4
- 私塾,我仍心存感念 / 9
- 我的小学生活:稚嫩而红火 / 13
- 童年嬉游的快乐,没有被阻碍 / 21
- 儿时看戏 / 26
- “唱迎新天,向往明天”的歌声 / 31
- 解放初期对劳苦者的印象 / 36
- 争取入团 / 40
- 共青山之恋 / 45
- 先鸣放 后教育 / 49
- 那些时,不可能有例外 / 54
- 故乡行中的同学聚会 / 62
- 高考杂忆 / 66
- 水陆兼程中我的两个第一次 / 75
- 汗拌砂石路伸长——对大学时劳动的回念及联想 / 80
- 这话题太沉重——我们班上有两起悲情事件 / 85
- 穿得军装留影忙 / 89
- “四清”运动中农村经历记 / 94
- 回城但见乱纷纷,连续乱纷纷 / 104

她和他消瘦了一圈 / 111

明信片写好就整装上路 / 115

山中岁月散记(一) / 120

山中岁月散记(二) / 127

春节归途:艰辛加兴奋 / 134

一位工人师傅:怀念他,读懂他 / 139

脚未踏实地录 / 142

道路阻且长 畅行总可期 / 145

感悟诗文话退休 / 151

说我母亲 / 157

明确其本来的劳动者身份 / 163

岳母的一言一行 / 169

“文革”中有两种势力对岳父作用 / 172

老派相恋 / 177

低调的结婚进行曲 / 184

两地书信情思,一路迎送诗情 / 192

哎,房子,房子 / 199

同一屋檐下 / 209

“你这一辈子也买不起彩电了”——电视机,我的“记忆档案” / 214

芭蕉扇的回忆 / 218

我的收藏不值钱 / 221

旅途小事未能忘 / 225

河的名字叫串场 / 233

天空行 / 239

大漠行 / 242

大海行 / 247

感怀三首 / 254

使幼年惊恐的图景

在闲聊或聚会中,有时我会向朋友和小辈讲,我看到过鬼子,就是日本鬼子。尽管那是我5岁以前的事,但记忆还是深刻的。我记忆的当然不是有头有尾的故事,而是一幅幅惊恐的图景。

我母亲抱着我在街上走,突然有不少人呼喊:“鬼子就要进城了!”街上的人立刻四处奔散,满城惊恐。母亲是小脚女人,40岁出头的人了,抱着我跑不起来,又像是跑,又像是走,颤颤巍巍跌跌冲冲的。行不动了,一急,就拐进一户人家。这是教书先生的家,母亲就抱我钻到了课桌下面。我记得当时这位教书先生什么也没有讲,什么表情也没有。他的脸庞有些特点,我也描述不出来,横竖使人容易记住。事也巧,这教书先生的儿子是我小学的同学,名叫严重。谈起此事,我对他说:“当时的情况很严重啊!”

盐城的清真寺后面,有一片较大的院落,其中有几间房屋没有被炸掉,也没有被烧毁,整个院落被日本鬼子占据了。负责院落门口的岗哨有两个,一个是鬼子兵,再一个是狼狗。鬼子兵一脸冷恶,手持长枪,枪上插着明晃晃的刺刀,我们小孩自然是害怕的。更怕的是那狼狗,又高又大,不断伸出舌头,呼呼吐气。受鬼子兵指控,狼狗时而左右蹿动,时而上下跳动。我虽年小,已有了他们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的意识,我觉得那鬼子兵和狼狗在威吓我们。

盐城集仙堂街是一条有名气的街巷,巷中有一处纵向排有几间屋子的住宅,也是城中少数没有被毁坏过的。住宅的主人应该很富有,是出逃了呢,还是被鬼子赶走了,不得而知。这户住宅成了日本鬼子的一个什么机关,门口也有冷恶的日本兵站岗。一天,一个小皮匠竟“不知好歹”,好奇地在门口向里张望,被鬼子哨兵的皮靴凶猛一踢,肚中内脏严重损伤,当场昏

死过去，幸有行人抬到医院搭救。抬走那一刻的场面，我正好看见，惊吓吓的。

在鬼子投降前的1945年夏天，那是一个傍晚，我和父母亲在小院中乘凉，突然听到天上有轰轰的声音。我们一惊，以为鬼子的飞机要轰炸了，忙着要躲开，可抬头一看，是一架有两层机翼的飞机在低空飞行，速度不快，可清楚地看见有两个鬼子在机舱内放纵狞笑，手里还揣着酒瓶，一副耀威架势。他们可能还不知道，如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中唱词那样：“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。”

日本鬼子投降不久，在城内中市桥残断的城墙上，一人头高悬。数日下来，面目焦枯，淋血污黑，令人怵目惊心。我后来从史料上得知，死者是与日寇和汪伪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。当时，汪伪军仍盘踞盐城，这位共产党人被先后投靠日寇和蒋帮的汪伪军所害。汪伪军是我民族败类，与日本侵略者同属于一个鬼蜮。

以上这些使我幼年惊恐的图景，是我不在记事年龄时的深刻记忆。5岁前一般不是记事的年龄，这一点我有些体会。我有个外孙，很聪明，5岁时从盐城到上海，我们带他玩了很多地方。后来大些了，问他对上海的印象，除了西郊公园的老虎、大象外，其他皆无印象。可见只有很刺激性的事物才会小孩的记忆中留下印象。由此可以明白，日本鬼子和汪伪军横行我的家乡时，那些惊恐的图景，深深地刺扎了我稚嫩的神经。长大以后，我突然悟到，用“鬼子”两字形容日本侵略者太绝妙了。我国的鬼文化中，有冤鬼、善鬼、厉鬼、恶鬼。日本侵略者这个鬼，无疑是恶鬼，其形精怪，其气邪恶，闻之不安、遇之不吉。称为“鬼子”，集中了全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憎恨与蔑视。刺刀、狼狗、皮靴、狞笑、屠刀，更有种种鬼势鬼行，使我们迸发出仇恨、反抗、战斗到底的情怀。最后，我们获得了胜利。

对于我而言，头脑中仅印记了几幅惊恐的图景，鬼子在我们家乡的暴行是罄竹难书的。我是1940年4月在乡下逃难时出生的。在我出生前后，鬼子对盐城进行了多次轰炸。如1937年3月，炸塌民房1600余间，炸死平民40余人，寒夜中尸横街巷，妻离子号，惨不忍睹。1938年5月，国民党机关西撤，城内大部分居民四乡避难，日军进入空城时恼羞成怒，便有组织地纵火烧街焚城。因无人扑救，连续烧了七天七夜。数遭劫难，使得盐城这一曾

拥有 13 万人口的繁华市镇,成了一片荒城,瓦砾遍地,百业凋零。

1947 年家乡解放以后,破败荒凉的景象逐渐被重建的繁荣景象所代替,瓦砾场逐渐消失了。要说我的幼年,要说幼年与小伙伴的玩耍地,那多半在瓦砾场中了。瓦砾场上,杂草丛生,杂草中也有一些野花。要说这城中有美所在,我觉得就数这些野花了。一幅幅惊恐的图景,一堆堆荒破的瓦砾场,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,是不会忘却的,也不能忘却。

以上文字写好以后,我的朋友王瑞华看了。他说感同身受,他也受到过惊恐,并且比我还直接。感慨之余,他写下了一段回忆文字。征得同意,我抄录于后:

记得幼时,一次我父母外出,一个日本兵闯入门院。我 4 岁的妹妹见到后连忙喊:“哥哥,鬼子来了!”我看到一个鬼子兵脚穿皮靴,腰别刺刀,怒气冲冲走来,边叽里咕噜的不停叫喊,边抽出刺刀乱划,又随后将刺刀猛拍在桌子上。嘴上叫喊声和桌上碰击声惊动了我家邻居。这位邻居忙出来好说歹说地周旋,才把鬼子哄走。后来才知道,是我妹的一声“鬼子”使他恼怒,随即威胁要报复。当时我们兄妹俩惊恐得不知所措,要不是邻居及时赶来周旋,后果不堪设想。

我想我和王瑞华年幼时的经历,只是从一些很小的片断体现日本侵略者的凶残,他们在我国土地上肆意横行,随时随地都在制造惊恐。还是这句话,这是不能忘却的,我们的后代也不应忘却。

童年磕头记叙

下跪与磕头除宗教仪式外,当今虽仍存在,但少有了。回想我童年也有磕头事,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时期,是新旧时代交替时期。

磕头是下跪在动作上的延伸、内容上的深化,磕头或叫叩首,或叫跪拜。下跪与磕头有些区别,磕头过程要双膝着地,双手触地,身腰、手臂、头首要协调地动作,最重要的是心要虔诚。至于心是否虔诚,那是看不出来的,只能是磕头者心知肚明了。我童年时的磕头,多受父母指使,跟社会之“风”而已。不过那时“风”的强度已减弱许多了。

我虚岁6岁时上私塾读书,6岁前后的穿着仍是旧式的。冬天小棉袍的款式是右开襟,手工结的纽扣,前后两片夹包着身体。这装束确与磕头时需要的虔诚相协调,但我自知没有虔诚。常常磕好头以后,就显现出顽皮的本性了。小长袍会当成戏袍,学着戏台上武将的架势,一声“得令喽”的同时将长袍下摆踢起,急急奔向前方。收受我磕头的对象,一是历古尊崇的孔老圣人。这位圣人在一定时期一定的政治气候中,也得受到批判;二是我并没有信仰的神灵;三是没有见过的祖父母等先人,再有就是还在世的上了年岁的少数长辈。

我向孔夫子磕头仅有两次。那是我第一天上私塾的早晨,为了能读书时开窍,能开窍地读书,早饭吃了特地煮的通心熟藕。吃了通心藕后,便对着孔夫子挂像下跪磕头。我知道这挂像是向别人家借的,父亲早一天就告诉我墙上的古人叫孔夫子。大概那时小孩上私塾前都要有这个礼仪。老夫子身着古装,宽衣长袖,浓须垂胸,慧目微闭,总之是一身典古庄重。我磕得很规矩,没有以后年代小孩磕头时的调皮色彩。至于我为何磕得规矩,我也讲不清楚,也许是父母的直接影响,也许是孔夫子圣像有一种震慑作用。

向孔夫子第二次磕头是到达私塾后。一进私塾就看见墙壁上也有一幅孔夫子的挂像,受塾师和父亲指使,再次磕了头。挂像不日被取了下来,露出一红色条幅,正正地写着五个大字:天地君亲师。这两次拜磕以后,多少年没有想起他老人家了。是因为没有接触,所以没有想起。直到读高中,才读了一点孔夫子,并且有了具体的好印象。高中语文中有《论语》选篇,我印象最深的是赞美颜回的一句话:“贤者回也。一簞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”觉得老夫子赞赏的精神与我们时代对青年的要求有些相通,要艰苦朴素、奋发有为、乐观向上。就这点感觉,肯定也是肤浅的,不用说对其他论语的理解了。孔夫子之于中国,牵涉与影响的事太多。轰轰烈烈的“打倒”、“批判”以后,毕竟有了历史性的正面评价。对于中国这位伟大的先哲,我想我上学之初行拜磕礼,是不冤枉的。

如果说向孔夫子磕头是庄重的,那么祭灶时向灶神爷磕头,就带有兴趣色彩了。兴趣何来?盖因祭灶时气氛对小孩有奇奥的吸引力。灶神又叫灶君、灶王爷,是玉皇大帝派驻到每家坐镇灶间的监督之神。祭灶亦叫送灶,时间是阴历腊月二十三日晚间,届时要送灶神上天,向玉皇大帝禀报所在人家一年来的行为善恶,以供玉皇大帝决定奖罚事宜。世间人家有万千户,分布着万千个灶神,玉皇大帝怎么忙得过来呢?科技发达的今天或许有了解释,或许他的头脑中早有极大贮存、极快运速的计算机了。灶神职位虽然低微,但因是普通百姓家庭的现管,利益攸关,因而还是须好生对待的。记得送灶这晚,灶头烟囱通道上方长方形凹穴中,张贴了灶神画像。画像总是古代当官的模样,长长的胡须是少不了的。画像是从节日市场上“请”来的。画像两侧有副对联,叫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,明白地请灶神上天时说些好话,所以灶神像前要点上香烛,摆上酒菜贡品,行磕头大礼。因贫富差别,各户贡品丰俭不一,但甜品之类是不可少的。传说灶王爷喜甜食,吃了嘴甜,会在玉帝面前多美言几句。我向灶神磕头,当然也受父母指使,但没有像对孔夫子那么敬畏了,仅例行“公事”而已。灶王爷看管家庭生活,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,是大人们掌管的,与我们小孩有什么相干?况且他即是真神,也是个小神,常年端坐在灶间,好像可怜兮兮的。平常对他并没有什么实惠,仅是上天庭汇报工作时,受了些有限的贿赂。如果玉皇大帝掌政从严,如果被发觉了,说不定还要处罚呢。我们小孩感兴趣的是,送灶

这日是“小年”，是过“大年”的开始。要过年了，特别是小孩，谁不高兴呢？可等着穿新衣，可等着吃糖果，再有这灶间的气氛发生了变化，灶火开始比平日熊旺，食物开始比平日添香，所以送灶神爷上天，哪管什么真假虚实，向他磕几个头，总是带有兴趣的。

中国的神也实在太多，时时处处行行业业都有，有什么需要就出什么神。不过在我的印象中，在我们家乡解放初期，一般老百姓对神灵有些怠慢了，这是因为普通百姓相信共产党，感恩毛主席，减弱了神灵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，“翻身不忘共产党，幸福不忘毛主席”是典型的话语。但减弱并非消退，对生活直接有关系的神，所受的待遇要好一些，如管“吃饭”的灶神，管钱财的财神。不过我感到财神也不很尊严。过年期间，有人扮成财神爷，挨门挨户地到店铺门前“化缘”。我见到的财神爷扮相是身穿红色官衣，头戴黑色官帽，一手捧纸糊的聚宝盆，一手执“招财进宝”的条幅，脸面上还涂了白粉。每到店铺门前时，动作是跳加官式的，似乎有失体统。店铺人家总想吉利，没有不给钱的，多少而已。我印象中，我没有给财神爷磕过头。时事变迁，灶神爷日渐衰微，几乎从民间消失了，而财神爷却后劲十足。现在每年农历正月初五，是迎财神的日子，鞭炮连天，充满了对财富的期待。

童年时，拜祭祖先的磕头较多。与向孔夫子磕头和向灶神爷磕头的心情不同，是诚心诚意的，因为头脑中有生命传承的意识和对祖先的感恩意识。一年中祭祖几次我记不清了，总在生日、忌日、冬至、除夕这些日子吧。鲁迅《祝福》中描述了过去大户人家祭祖仪式的豪华，我们是小户人家，仪式是简单的，但总是在祖先牌位前摆置供品、焚香燃烛、烧纸磕头这些程式。我们家的供品是一碗红烧肉，一盘红烧鱼，一碗青菜豆腐，荤素齐备，再有就是白米饭了。我记得我们家仅祭祀我没有见过的祖父祖母，所以桌上供了两碗白米饭和两双筷子。白米饭的形状是光滑的半球，是另一碗上的饭倒扣在祭供碗上形成的。供桌上没有水果，如苹果、橘子、香蕉之类，因为那是稀罕之物。祖父母没有照片留下，也没有画像留下，我想象不出他们是何模样，所以烧纸磕头时感到空灵。烧纸亦叫烧纸钱，是给阴间祖先受用的。因为有祖灵崇拜，相信通过祭祀可求得祖灵的保佑，所以烧纸的时候，父母会叨念些祈愿。还念请将纸钱（纸灰）旋个圈子表示一下应允。有时还真的旋出所希望的圈子来。上中学学了物理以后知道了，这纸灰旋圈有其必然。

烧纸时热空气上升,带动极轻的纸灰上升,若上升力不均,纸灰就自然地旋了起来。还有一件事,就是祭祀后吃饭时不能吃锅巴。用铁锅烧饭,过些火后锅底总要形成锅巴,忌讳吃锅巴大概是怕祖先留下的饭根被挖掉。我特别喜欢锅巴的香脆,祭祖这天也常违反禁令。被发现偷吃后,挨骂是少不了的。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,祖先会成为鬼神并具有灵气的观念淡化了许多,很多人已不相信了,但祖先崇拜的意识还是存在的。我已70岁有余,累历多年,自认接受了一些科学知识和先进文化,我祭祀父母和岳父母时,仍沿行跪磕大礼。似感行鞠躬礼不足表达内心崇拜。社会上每每有习俗异化现象,即如祭祀,就有人借此炫耀家庭和家族的“实力”,还塞进一些低俗腐朽的内容。

孔夫子已逝去2000多年,神灵和祖先又渺渺于尘世之外,向他们磕头是时空相隔的。若讲直接面对面接受磕头的,数来就是父母和长辈了,那是5岁左右时,并集中在过年期间。磕头是父母教导的尊长礼仪,而我心想的是拿压岁钱的机会。有位田舅爹爹,是何亲系我不很清楚,可能是我外婆的兄弟。记得每年除夕,父母要向田舅爹爹送年礼,这任务由我完成。礼物是一长条肋条肉和一纸包油炸糖果,两样东西上面都镶上大红纸片。我完成这任务肯定有双赢结果。在我向舅爹爹舅奶奶递上礼物以后,还要向两位老人磕头拜年。他们赢得尊崇,而我赢得“真乖”、“懂礼貌”、“有出息”之类的夸奖,更重要的是赢得压岁钱。压岁钱事先已准备好,是用红纸片包的。压岁钱是我们小孩盼望过年的重要内容之一。据说,“岁”为“祟”的谐音,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,能祛邪祈福,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新年岁月,但我们小孩没有这样的想法。那时压岁钱虽然数量很少,但平添了一点自由支配的私有财产,就可以买小鞭炮放,买小玩具玩,可以看几次密闭箱中一幕幕稀奇的“西洋景”,还可以坐到七八个小孩堆挤一起的人力车上,在三四里路程的街道上来回旅游一番。那沿路年景的热闹,那小小身体间由于车摇轮颠产生的挤压冲撞,实在有滋有味,发出阵阵稚声笑语。如今生活条件好了,许多孩子得到的压岁钱,相比我们那时,不能同日而语了,少则几百,多则有数千。有些压岁钱还变了味,超出了真情关爱之心。至于通过给压岁钱的形式进行贿赂,也是有的。如何支配压岁钱,实际上也能折射出一点社会问题。

恕我孤陋寡闻,从世界范围看,磕头算是旧时中国的一个特色吧。我从书本上和影视中得知,外国也有磕头的,但所涉场合之广,涵盖内容之多以及程序规定之严,我们中国可能是“最”的了。拜敬神灵时,祭祀祖先时,祈福长辈时,谢恩认罪时,深度愧疚时,急切求助求生时,均要磕头,还有拜师学艺时,磕头也是必不可少的。这些看似都是礼仪形式,实际是有性质差别的。除了跪拜天地神灵、父母先辈、恩人先贤外,许多是社会行为中一种奴化、屈从、自弃的象征。由此看来,我童年的几种磕头,没有超出礼仪性质,更没有强迫性的奴化、屈从、自弃。

有关跪磕事的报道及其评说文章,先前一段时期还常见于报刊杂志,有赞同的,有质疑的,有抨击的。受抨击的事例,多为弱势群众的权益不能保障已达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,而执法者又缺乏应有的作为,如工资长期得不到支付,污染严重危及健康与生存,名誉无端受到损害等。受质疑的事例中,实多视为无奈之举,如所谓“跪式教育”:长者对小辈、老师对学生,试以下跪方式来感化读书上进;而另一方面,儿女对父母、学生对老师,以下跪方式表示感恩。甚至还有人认为磕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,应予“申遗”。

我认为对于下跪磕头事,应具体地分别对待。对于强迫性的、侮辱性的,背离了道德与法律的,应坚决反对与禁止;对于伤害人格与尊严所谓感化式的,其中含有奴化成分,应坚决抛弃;对于跪拜天地、父母、先贤和恩人,现存有不同见解的,应予一定宽容,但理性地看应属扬弃之列,因为毕竟有悖于民主与科学的理念。

以上便是我童年时磕头事的记叙,并作了一些回思。

私塾，我仍心存感念

我大约断断续续地上过一年多私塾，断续是因为在战争期间。按字典上的定义，私塾是旧时私人设立的教书的地方，那么教书老师或者教书先生，便称为塾师。

解放战争期间，解放军采取运动战的战术，在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中有几度驻留与撤离。这段时期，我的中学母校盐城中学，在烽火硝烟中离开城区辗转于多地坚持办学，可小学就难以这样办了。所以客观地看，我觉得我上的私塾，还有其他私塾，填补了这段时间教育上的一些空白。我是虚6岁进私塾的，那时都是这个年龄。进私塾叫读书，将读书看成是上私塾的全部内容；实际上以后上学校时也沿用了“去读书”的概念和说法。我第一天上私塾的早晨，父母亲给我换了件小长袍，给我吃了好几片熟藕。父亲说“给你开开心孔”。还没有读书的孩子叫蒙童，刚去读书叫开蒙。冠以“蒙”字，认为没有上学的儿童，心智还懵懂。上私塾第一天吃藕，寓意使心智早开些，开得就如藕中那许多孔一样通达。

吃了藕以后，更重要的事是跪拜孔夫子。吃藕、拜像，我不知别人家“蒙童”有没有这个程序，我想都是这样的吧。父亲带我跨进了私塾的门槛，在恭敬塾师后，又一次向孔夫子像作了跪拜。塾师姓许，看上去50多岁，我现在想也许只有40多岁，因为那时人的面目普遍呈老相。许先生有一抹八字胡须，身着长衫，有些旧。我上他私塾的那段时间，好像没有见他穿过光鲜的衣服。许先生在迎接我父亲时出现了一点笑容，其后好像就把笑容收藏起来了。

尽管年纪小，许多事讲不出所以然来，但一进私塾就有点感到读书简直是神圣不过的事。不然为何要向教书圣人孔夫子跪拜呢？我想自古至今，